



社里的骡子

扫盲課外讀物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目 录

老飼养員陈洛年.....	1
一、整天在牲口棚里打轉轉.....	1
二、我不同意把“菊花青”調出去.....	2
三、一陣清風把洛年吹醒.....	5
四、給菊花青“送行”.....	7
社里的騾子.....	9
一、这是什么思想.....	9
二、你的态度應該講究点.....	
三、还是让我来耕吧.....	14

老飼養員陳洛年

一、整天在牲口棚里打轉轉

陳洛年是第一生產隊的飼養員。

提起洛年愛牲口，回城村沒有一個人不知道。有誰使牲口不經心，他總是責備人家說：“唉，這牲口也有你家一份哩，不知道心疼嗎？”要是誰不肯承認錯誤，他就說：“哼，連這點社會主義覺悟都沒有，還當社員哩！”

他一天到晚，在牲口棚子里打轉轉，不是打掃這兒，就是拾掇那兒。牆上還貼着保養牲口的宣傳畫。

去年熱天，吃過晚飯，人們都拿着

〔生字〕飼(ふ)棚(かど)洛(ろ)掇(かため)蒲(ふす)



蒲扇到場上
乘涼，他却在
牲口棚子里，
給牲口搧蚊
子……。

有一天，
洛年正在打扫
牲口棚，老伴
等他吃飯等急
了，喊道：“牲

口都知道吃，你怎么連吃都忘了？”

他扭头瞅了老伴一眼說：“你这思想
呀，离社会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哪！”

二、我不同意把“菊花青”調出去

洛年的儿媳妇兰娟是农业社的副主
任兼第一生产队队长。有一天她一到家
就走近洛年跟前說：“爹，有个問題和你

商量商量。”

洛年說：“商量什么，你就看着办吧。”

“爹，这事我可不能独自作主。”

“什么事？你說吧！”

“社委会决定，要調走咱队的‘菊花青’大騾，你有没有意見？”

“什么？你再說一遍！”

兰娟說：“爹，你看，才迎春哪，天气快暖和了。咱社也該抓紧時間送糞了。不然，过几天地里一返漿，車就不能进地。糞送不出去，千斤丰产的任务就难完成了。咱队的畜力壯，所以社委会决定……”

洛年不等兰娟說完，就气冲冲地插嘴說：“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！”

〔生字〕擗(ㄆㄛ)扭(ㄋㄟ)瞅(ㄔㄡ)菊(ㄐㄩ)娟(ㄐㄩㄢ)兼(ㄐㄧㄢ)

漿(ㄐㄧㄤ)冲(ㄔㄨㄥ)

兰娟说：
“爹，你消消气
儿，仔细想想。”

洛年说：
“我一千年也
想不通。”

兰娟笑着
说：“爹，不能
只为自个儿方
便，为全社利
益着想就想通了。”

洛年把手里的扫帚一扔，说：“为自
个儿方便？我起五更爬半夜，是为了自
个儿？把干柴牲口养胖了，也是为了自
个儿？”说着，就气鼓鼓地紧走出去了。

老伴指着洛年的后影说：“看这老头



子，活象个三岁小孩儿！”又对兰娟說：“不用理他，你爹的爭胜心可旺哩！刚才扭住扣儿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快去对社长說，俺爹高兴地答应啦！”

三、一陣清風把洛年吹醒

洛年走出門来，想到社委会去講講理，又怕人們批評他鬧本位主义。他悶悶走到村头，只見挖坑泥的社員們還沒散工，黑油油的坑泥堆在大坑边上，好象一条黑岭。他不由得想：“这么多的肥，得赶紧运哪！”可是，他怕人問他，轉了个弯儿，躲开大坑走过去了。

一陣清風，好象把洛年吹醒：“啊！牲口還沒喂，这是自己的責任呀！”他返身就往回走，很后悔刚才不該发火。

〔生字〕躲(ㄉㄨㄛˊ)喂(ㄨㄟˋ)

洛年回到街上，看見新出的牆報，端端正正写着陈洛年的名字。他虽然認字不多，自己的名字还認得。他想：“啊，准是批評我哩！”

他看着牆報正生悶氣，小孫孫抱着他的大棉襖跑來了：“爷爷，你叫我好找哇！娘叫我給你送襖，怕你凍着了。”

洛年接過棉襖說：“不冷，天氣暖和了。”

小孫孫對着牆報看了一遍，高興地說：“爷爷，表揚你哩！”

洛年瞪他一眼說：“渾小子，你也挖苦起爷爷來！”

小孫孫說：“真的，我們少先隊員不哄人。”

洛年又看看牆報，對小孫孫說：“給

〔生字〕 端(ㄉㄨㄢˋ) 襖(ㄠˋ) 哇(ㄨㄚˊ) 瞪(ㄉㄥˋ) 渾(ㄏㄨㄣˊ) 哄(ㄏㄨㄥˇ)



爷爷说说，上边写了些什么？”

小孙孙拉长声音说：“说你很高兴把菊花青拨给别队，这种互助精神，值得全体社员学习。”

洛年又惭愧又欢喜，猜想准是老伴对社里说的，连忙大步跑回家去。

四、给菊花青“送行”

洛年刚进家门，菊花青朝他“灰儿灰

〔生字〕 撥(ㄅㄛ) 慚(ㄘㄢ) 愧(ㄎㄨㄟ) 猜(ㄘㄞ)

儿”叫起来。他紧走过去，见槽里拌上草料了。他小声说：“妈的，都是因为你……”忽见老伴和兰娟也走过来，就问：“什么时候牵过去？”

兰娟说：“越快越好呗！”

洛年说：“晚会儿不行吗？”

兰娟觉着奇怪。

老伴说：“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？他还要给菊花青‘送行’哩。快去屋里拿些高粱来，再加上点料吧！”

洛年偷看了老伴一眼，摸着小胡子笑了。

（原来的文章登在1956年5月号河北文艺上，作者冉淮舟。这里经过改写。）

〔生字〕槽(ㄘㄠˊ)拌(ㄅㄢˋ)脾(ㄆㄧˊ)

社里的騾子

一、这是什么思想

晌午，大車一輛跟一輛的回來了，就是剩下振華趕的牲口還不見影。等到人家都吃完午飯，振華才打着响鞭回來。飼養員全富連忙迎上去，抓住枣紅騾子的籠頭，拉進喂牲口院里。他把套一揭，發現騾子身上橫七豎八的許多鞭子印，就喊：“啊，振華！你为什么把牲口打成這樣？”

振華滿不在意地說：“為什麼，為完成任務唄！”

“為完成任務，為什麼不和大家一塊

〔生字〕 枣(ㄅㄛ)揭(ㄐㄟ)鞭(ㄅㄧㄢ)

下地？”

振华說：“起晚了，怎么的？”

“你晚下地不是一次了。你既然起不来，为什么不少包点工呀？”

振华說：“哼！上級叫按时完成任务，你叫少包点，权力倒不小！”

他俩一吵嚷，就从街上来了几个青年。这时有个青年插嘴說：“怎么，你还不认错？上午誰沒看見：你和老磨在地头上歇呀，歇呀，歇了个没头。后来一看，太阳正南了，才赶忙干起来；抡起鞭子就打牲口，打得飞跑。”

全富一听，不由上前两步，指着振华的心口說：“說吧，說！你是什么思想？”

大家齐声說：“对！說吧，你这是什么思想？”

振华一看情形不妙，不由后退了两步，勉强笑着说：“让高小毕业生分析分析吧。”说完，瞟了二虎一眼。

二虎说：“我说么，你是懒汉，靠鞭子打牲口想多挣工分。”



振华把脸一绷，装做认真的样子说：“好，好，我是懒汉，你们把我开除好了。”

全富说：“我们还没这样想，只是你这样做法十分不对。咱们叫队长来评评这个理。”

二、你的态度应该讲究点

全富吃罢饭来到社里。一进门，听见

〔生字〕 析(TI) 瞟(ㄆㄧㄠ) 挣(ㄓㄥ) 绷(ㄅㄥ)

又听振华犹犹豫豫地说：“这两天牲口不好使，也许是没有喂饱。”

全富一听这话，立刻闯进门去，说：“啊！牲口没喂饱？没喂饱怎么牲口还撒欢！没喂饱你为啥舍得打它呢？”

队长说：“振华，你说，全富说的对不对？”

振华说：“凭他这个态度，对，我也不能说他对。”

全富说：“你先不用提别人的态度。咱们常说，以社为家，你这样对待劳动，对待错误，就不是以社为家的态度了。”

振华没答腔，赌气着出去了。

队长说：“全富哥，你坚持真理是好的，可你的态度应该讲究点！咱们是党员，应该多想办法团结群众呀！”

〔生字〕 犹(ㄣ) 豫(ㄣ) 闯(ㄣ) 撒(ㄣ) 它(ㄣ) 腔(ㄣ)

赌(ㄣ)

全富說：“火一來，就不由自己了！你以後得好好教育教育他，他這樣做，咱們的牲口可受不了。”

三、還是讓我來耕吧

下午，騾馬都下地走了。全富把各處打掃完畢，在院里轉了個圈，就出門向村西走去。

村西，除了棉花地里，全是耕地的，撒糞的，歌聲、笑聲連成一片。全富走過沙子口，就看見振華正揚着鞭子吆喝牲口。兩個騾子仰着頭，好象不聽他指揮。

“哎，又想挨打啦！”振華說着，鞭子在騾子身上掄了個圈，可是沒有打下去。

全富聽見這個“打”字，就跑過去接住鞭子說：“來，來，我試試！”然後，他把

双铧犁一提，左手一举，轻轻吆喝：“噢！噢！”骡子回头看了看，顺顺当当地就顺着墒沟〔注一〕走开了。



振华象钉

在地头上一
样，一动不动。
他望望全富，
望望翻起的土
花，望望笔直
的墒沟，好象
丢了一件什么
东西。他不由
得责备自己：

“唉！可不该打牲口，可不该和全富吵呀。人家四十七八岁的人了，比咱这二十三
四的还进步；人家真是以社为家，真不愧

〔生字〕 噢(ㄤ) 墒(尸尤) 丢(ㄉㄨ) 唉(ㄞ)

〔注一〕 墒沟：就是耕地时犁铧着土的小沟。